

父亲的烟田 春天的希望

■ 游绍宇

我家房后有一块地,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立春过后,父亲吃过早饭,肩扛锄头来到地里开始挖土,父亲说,春天来了,全家的希望也来了。

这块地父亲两天才能挖完,挖完后,父亲选一块小地,分出一行来做苗床,大约长四米宽一米,再把苗床的土慢慢地平整,梳理得特别精细,就像雕刻一件艺术品,直到他满意为止,这是父亲给烟苗准备的苗床,怪不得父亲如此重视。

三五天后,苗床定了型,父亲手里提着一个布口袋,里面装的是烟籽,只见他右手轻扬,烟籽便均匀地撒在了苗床上,在父亲的眼里,撒下去的不是烟籽,而是一粒粒的宝贵的珍珠。播完种,父亲肩挑粪桶,去粪池里挑来肥沃的粪水,用粪瓢均匀地泼洒在苗床上,泼完粪水,父亲把塑料薄膜覆盖在苗床上,这些薄膜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有紫色的的……五颜六色,非常好看。父亲把温暖的春衣穿在了他心爱的苗床上,希望烟苗好好地生长,秋天有个好收成。

其实,那个年代我家很贫穷,父亲舍不得花钱买塑料薄膜,那些五颜六色的薄膜都是父亲利用农闲时间四处捡回来的。

覆盖好苗床上的薄膜,父亲捡来一些小石头把苗床四周的薄膜压好,防止大风把薄膜刮走。

烟地里,父亲干活很累的时候,就会坐在地里的一块石头上,从荷包里摸出叶子烟裹上一个喇叭筒,不紧不慢地把烟装在一根乌

黑发亮的烟杆上,划燃火柴,父亲便美滋滋抽起来。白色的烟雾慢慢地升高,父亲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那双深沉、乌黑的眼睛就会绽放一片希望的光芒,春天在父亲的眼里是最美丽的舞台。

当烟籽在苗床里发芽,长出几片绿茵茵的叶子时,父亲开始移栽烟苗,用不完的烟苗,父亲拿到集市上出售了补贴家用。

父亲种烟施两次肥,第一次给烟叶施肥是从鸡棚里掏的草木灰和鸡粪,第二次施的是油菜饼,以后根据烟叶的长势浇上几次粪池的粪水即可。父亲种出来的烟叶又宽又大,像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他种的叶子烟抽起来,烟气柔和有劲,非常厚重,很受村民们的欢迎。烟叶从地里收割后,父亲整日里都忙于晒烟叶,生怕哪道工序做得不够好,从而影响了烟叶的质量,卖不上好价钱。

晒制好烟叶,父亲把烟叶一捆捆地裹好,全部放到我家的柴楼上保存,因为柴楼通风,防潮、存放的烟叶颜色金黄,烟味更好,不愁销路。

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全凭父亲种烟卖钱维持全家的生计,为了卖个好价钱,父亲有时候肩挑烟叶走上百里山路,去外地卖烟,只要能多卖钱,父亲总是不怕苦,不怕累,坚强地面对困难的生活。

父亲一生种烟,卖烟、抽烟,与烟结下了不解之缘。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以后,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许多农民都抽上了香烟,抽叶子烟的人越来越少,父亲种的烟叶销路不畅,价格偏低,就不再种了。父亲种了半辈子的烟,突然不种烟了,常常坐在烟地抽闷烟,特别失



落,后来,烟厂在我们那里建立了烟叶种植基地,包收烟叶,父亲又种上了叶子烟,每天忙得特别开心,失落的日子被重新找了回来。

叶子烟焦油含量非常高,为了减少父亲抽叶子烟对身体带来的伤害,我劝父亲抽香烟,刚开始父亲不习惯,说味太淡,家里来的客人,他们都是抽香烟,父亲用叶子烟招待客人,已经拿不出手,慢慢地父亲改抽了香烟。

从我经营香烟以后,我给父亲买10元一包的香烟,父亲总是嫌贵,说我浪费钱,他把10元的烟给我放下,抽3元一包的香烟,我拗不过他,只好由着他。逢年过节,我给他买的好烟,大部分他都用来招待了客人。

烟斗里的父亲

■ 老庙

又是四月,又是清明,父亲走了整整一年。扫墓的那天,风很大。我给父亲点上一只烟,插在碑前的香炉里;我们默默相对,又在心里说话,无声。

父亲一直抽烟,活了80岁。不同的是,父亲喜欢抽烟斗;我一直欣赏父亲手握烟斗的神情,很老派。印象至深的是他后来的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个秋阳里父亲悠闲地坐在自家的阳台上,开始往烟斗里填烟丝,然后用火柴盒压平,再划亮火柴点燃,同时很深深地吸上一口。那一烟斗烟,父亲总是抽抽停停,要划上几次火柴,仿佛是在品味,又抑或是在等待。就这样,曾经的激情与愁苦,在那一刻的闲适中如青烟般地散去了;我看到,窗外,落叶正纪念,60岁刚过的父亲早已是满头白发。

还是那只老烟斗,质地不甚讲究,不知道是用什么木头做的,这是父亲自己的手艺。文革时,他被监管,没了烟抽,原先的烟斗也在混乱中丢失了。为了抽烟,更是为了排除无边的愁苦和重压,他开始自己制作烟斗,这对他来说几乎是轻车熟路。早在上世纪40年代,父亲已是上海一家造船厂的钳工,那时已是钳工五级。他还能捣鼓和修理无线电,菜烧得也很好;他在做这一切时,嘴里总是叼着烟斗。而文革的凄风苦雨,让他失去了以往的从容,想象中,孤寂里的父亲,是怎样地用他自己制作的烟斗熬过那段岁月的艰难。

父亲喜欢与知识分子打交道。文革后期,他调往一所监狱工作,那里有一些先前颇有名声的民国人物。夏日的晚间,父亲总是揣上一包烟,去里面约上一位先生彻夜清谈。有意思的是,父亲抽着自己的烟斗,那盒烟放在中间的茶几上,对方自取,不做不让,每每谈兴甚浓。父亲肚子上装着许多从前的故事,可惜他一直不说,我们也不问,这是家规。

拨乱反正的那年,父亲的一位老上级见他手上的烟斗不像样子,就送了一只黄杨木雕烟斗给他;是竹子造型,上面还镂空攀附着一只栩栩如生的秋蝉。终究是一件精细的工艺品,父亲没舍得用,只收下来做个纪念,照旧用他自己制作的烟斗。

也许是历经沧桑的缘故,父亲一直少言寡语。我离家较早,父子间相逢的时间很少,对话的情景几乎清晰可忆。而让人久久难忘的,更多的还是他的眼神,所有的话全在那里面了。当他放下烟斗的那一刻,或是他叼着烟斗透过袅袅青烟,瞥你一眼的一瞬间,似乎就进你的内心。我一直敬畏父亲,在他过世后,仍还是无言的敬畏。

一如他的沉默,父亲的爱也是隐而不彰。到了老年,他看上去要温和了许多。我回家时总要给他带上两条好烟。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将整条的烟拆开,揣几包放袋里,然后去大院里散步,凡碰上老熟人们,一律递上一支烟。那些个老弟兄们也就乐了,说老头子啊,怎么想开了,抽这好烟,不叼老烟斗啦。每当此刻,父亲的笑就会从心底洋溢出来,连声说:“我儿子回来了,这是儿子的烟”。这是后来母亲向我描述的一切,感动得我泪意盎然。

到最后一次陪老父亲上澡堂子洗澡,老态龙钟的父亲仍还是多年的习惯,泡完澡,喝一口茶水,然后装一斗烟不紧不慢地抽着。那次是我给他装烟,他吸了一口,温和地看了我一眼,依旧无言。半晌,一斗烟完了,父亲说,上面让我把过去的事口述记下来,我原来想让你来做,后来想想,算了,好多事你不懂,知道了反而麻烦。这大概是在我记忆中与父亲惟一一次有关他个人的谈话。没想到,竟还是淡淡几句,是开始,又是结束。

父亲辞世的那只烟在风中一点一点燃尽了;我转身向他道别。那天下午我急着赶回安庆,临出门时,母亲拿出那支黄杨木雕烟斗,说:“你父亲的老烟斗随他去了,这支烟斗你带着留个想头”。我接过来看了看,称赞着那精致的雕功,又递还给了母亲,让她留给小弟,他喜欢收藏。在夜行的火车上,我想着父亲的许多往事,眼前似乎总是浮动烟斗的影子,满是岁月的沧桑。



品“香”问道

■ 肖耘

青烟袅袅,“幽香”阵阵。觥筹交错间,热烈的欢饮,只因这突来的异香,开始安静下来。有客道:“这是什么烟?味道真心不错啊!”看着这招卓有成效,我手托“人民大会堂御庭口香”介绍到:“此为‘天下第一香’,大伙尝尝。”众人皆赞!

这是春节期间我们的高中同学小聚,当年的毛头小子和愣头青们,现在都已是风流倜傥,年少多金的一方才俊。在座的有,电视台编导、律师、公务员、搞航天的博士和文化创意公司的老板,真有点群贤毕至的意思,不禁使人感慨万千。因为我在卷烟厂工作的缘故,应大伙的强烈要求,今天特地准备了两盒“人民大会堂”旗舰品牌“御庭幽香”以尽地主之谊。

呼吸吐纳间,品烟的气氛进入了一个奇妙的状态。欣欣然,屋内的人们有种烟不醉人人自醉的微醺之意。我那位编导同学,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把玩着手中的烟盒。亮黄的底色,上书,“人民大会堂”尽显王道正气,下书,一行隽秀的“御庭幽香”和兰花图案,不失谦谦君子之风。这让他有些爱不释手,少顷,便悠悠地叹道:“若至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御香庭幽,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品斯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果然有才!”众人异口同声。

这时品“香”已渐入佳境。我身边的公务员同学接着道:“以前我看电影《食神》周星驰用一碗‘黯然销魂饭’,最后夺回了食神的称号,我一直不明白一碗叉烧饭,怎么还能让人吃到销魂,吃到流泪了呢?现在看来,好吃的饭不仅要走胃,好抽的烟不仅要走肺,他们最后都是‘走心’的,走到你销魂,走到你流泪,这才是传说中的好东西!”虽然他语出“雷人”,但话糙理不糙,大家也是频频点头。

紧接着,我们的老板同学发话了:“好东西都是有灵性的,古代的剑客可以把宝剑练到入剑合一,御剑于心的境界,要是我们抽烟也能到入烟合一,物我两忘,那我们的灵感还不哗哗的呀,要知道我们一个创意,价值好几万呢!”博士同学附和到:“真别说,刚刚还真品出点这样的感觉,按说,灵感一来,一颗火箭上天了,价值好几十亿呢!这御庭幽香,100RMB一盒,虽说便宜,但要是能有这么大作用,那以后我们的工作还真得指望它了,那你们烟厂为了祖国建真是功不可没啊!”正说得我心中暗爽,不知谁喊了一句:“服务员,‘御庭幽香’,再上两盒!”顿时我又开始肉疼了。

饮宴过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茶有茶之道,酒有酒之道,品烟,是不是也该有烟之道呢?比如“人民大会堂御庭幽香”我们不是看中它外观和价格上的“高大上”,看中的是它,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品格,看中的是品“香”过来自思想和境界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或许这才是我们的品烟之道!想到能推出这样一种透着灵气的臻品,一款真正“走心”的烟,为此我不禁得意地笑。

土耳其吸水烟 讲究的是“烟道”

■ 新华

1973年,大桥将欧亚大陆的分界线——博斯普鲁斯海峡分割的城市联在了一起,也把欧亚两大洲连结在一起。

说实话,初到土耳其在咖啡馆见到比装饮用水的塑料桶还要大的玻璃瓶,连着几根软管,还真不知道此为何物。乃至询问土耳其朋友,才知道这是抽水烟用的水烟壶,感觉十分新鲜。因为从小看到爷爷辈抽的水烟壶皆为铜质,且小巧得很,可以托在手上,像土耳其这么大的水烟壶还从未见过。

其实,抽水烟对于土耳其人来说也是“舶来品”,是从外国传入的。最早它盛行于古印度,一开始印度人抽的是可可壳(也有人说是椰子壳),他们通过麦秆把烟吸进去。阿拉伯人很快便学会了,并将之取名为“纳尔季尔”,但他们不抽可可壳,改抽可可。

后又传至波斯及土耳其,土耳其人从16世纪起便开始抽水烟。水烟壶等抽水烟需要的工具便是前面说到的那种被称之为“纳尔吉莱”(Nargile,显然是脱胎于阿拉伯语)的大桶。它们一般呈圆锥形或圆柱形,分为上下两层,底层放水,顶端金属烟锅里放烟叶和炭火,中间有直管相通,



■ 李润

春暖花开,杨柳婆娑,百鸟和鸣,一年一度的农历三月三又悄然而至。“三月三”古称上巳节,因是三月的第一个巳日而得名,魏晋以后固定为三月初三,后来逐渐成为含沙射影祭祖还魂、情人相会、水边饮宴等多项民俗活动内容的节日。

据《易经》、《史记》、《山海经》等史料记载,河南新郑是轩辕黄帝出生、创业、建都之地,而为了纪念轩辕黄帝的丰功伟绩,当地每年都要在轩辕之丘举行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作为华夏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轩辕黄帝在我国烟草企业出品的烟标上也有一席

一支香烟的好处

■ 紫罗兰

去信用社办贷款,等了好长时间,工作人员迈着八字步姗姗而来。本以为一会儿就可以办完手续,谁知工作人员手里的工作很难放下,一颗颗核桃爱不释手地拿在手里,细心地剥掉皮,然后小心翼翼地送进嘴里。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但工作人员就是不正眼看。

过了好长时间,进来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健步走到工作人员柜台前。动作

熟练地从包里拿出一包香烟,然后抽出一支香烟,陪着笑脸递给那个吃核桃的工作人员。他接过香烟后,就给那个男子办手续。一支香烟静静地躺在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很不服气,凭啥我们先来不给我们先办手续,而后者只一支香烟却居上?一位中年妇女看到此,很为气愤。好多人并没有看到一支香烟,而人云亦云地去买烟来提高办事的效率。而是坚持地等,等他们把核桃吃完,相信他们总有吃完的一会儿。今天办不完。明

天再办。

那个男子早已办完手续,走出门去了。而这些傻傻等的人还耐心地守候在大厅,不知要等到何时?有一阵,我真佩服那个男子,那么潇洒地绝尘而去。也许他早已看穿这个时代的人情冷暖,也许是我们的思想落伍了。

普普通通的一支香烟却有如此大的魅力,它让办事的效率大大地提高了。我们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卫星人”有点汗颜。一支香烟让我反思好久……

烟标与三月三

之地。如中国烟草总公司陕西省彬县卷烟厂出品的五枚套天骄烟标中,其中有一枚展示了轩辕黄帝风采。该标主版描绘的是轩辕黄帝的形象,在其下边还印有“轩辕黄帝(公元前2698年~前2599年)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其陵墓在今陕西黄帝陵”字样,副版为陕西省黄帝陵景区。由于黄帝陵在延安南部的桥山之巅,因而延安卷烟厂为之分别出品了名为轩辕、黄帝的烟标,这两枚白底烟标副版均为黄帝陵景区图案,主版所描绘的轩辕黄帝则略有不同,即一为普通百姓的形象,一为头戴冠冕的形象。而在其左侧的侧标位置,则印有题为“黄帝陵简介”的“黄帝姓公孙,名轩辕,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陵,位于延安南部的桥山之巅。黄帝庙位于桥山之下,庙内碑石50余幢,均系历代帝王的祭文和重修碑记石刻碑;又有八百余株参天古柏,其中最大的一棵七人合抱有余,为群柏之冠,传为黄帝亲手所植”字样。

据说盘于三月初三升天。盘古开天辟地创造世界的神话流传久远,湖南江华卷烟厂就为之出品有盘古烟标,尽管盘古没有现身于这枚烟标,不过该标却以全景画的形式,为我们展示了气势雄伟的盘古开天,雄踞于当地传说中盘古山一隅的旖旎风光。

三月三还是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节日,如现在已成为广西民族艺术节的“三月三”歌仙节就是其中之一。据说这个节日是为纪念壮族歌仙刘三姐,因此广西富川卷烟厂曾出品的三月三烟标,其主版画面就有刘三姐与芦笙的画面。由于绣球是三月三姑娘必备的定情信物,因而广西南宁出品的刘三姐烟标,其主版描绘了歌仙刘三姐手捧绣球若有所思竟抛给哪个心仪郎君的画面。而每逢农历三月三云南大理的白族青年男女,则在蝴蝶泉边欢聚、唱歌、跳舞、恋爱。或许源于此,云南楚雄卷烟厂在其出品的庆祝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的蝴蝶泉烟标副版上,就描绘了一对彝族青年男女歌舞的画面。